

赴日習藝・一鳴驚人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「我受老師影響最深的是誠實的工作態度，  
以及日日求進步的精神……。」  
陳夏雨每次提及日本受教時期，  
語氣充滿懷念，深深以師承藤井為榮。

大清早，在東京一幢日式平房裡，一位來自台灣的青年正勤快地打掃著庭院。他住在老師家裡，當學徒習雕塑。每天早上打掃工作室、磨雕刻刀、劈分木塊、準備材料……早餐後，開始雕塑工作。中午吃過飯，繼續雕塑；傍晚用過晚餐，還是繼續雕塑。夜晚，師兄弟們通常工作到十點，他卻總捨不得放下手頭上的活兒，恨不得再做一些……

這個青年是十九歲的陳夏雨，經由同鄉畫家陳慧坤的介紹，進入前東京美術學校雕刻教授水谷鐵也的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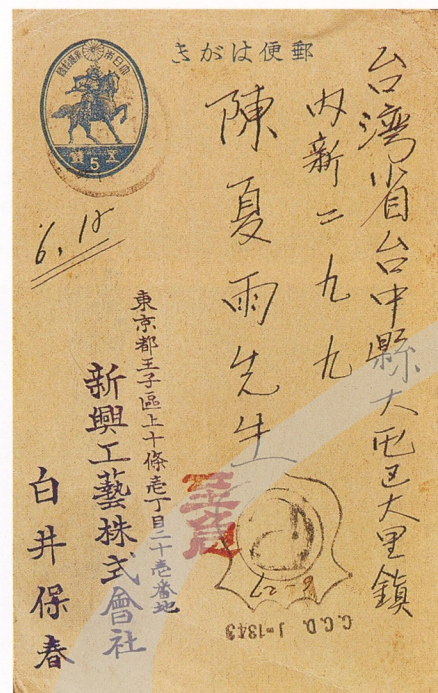
## 傳統師徒習藝方式

水谷鐵也在當時日本雕刻界，是以肖像著稱。陳夏雨在這裡從基本工作做起，學到寫實的技法，奠定下初步的基礎。水谷對這名台灣來的弟子頗照顧，每月還給他二十圓零用金。

●然而，一年下來，陳夏雨感到不滿足了。在一篇訪談中，他說：「一直都是再在幫老師做肖像，沒有做創作性的雕塑。我想，如此下去就辜負我專程由台灣來日本的目的。」他向一位前輩白井保春談到此事，白井表示院展派有位藤井浩祐，門下學生都是以模特兒為對象來學習雕塑，於是建議陳夏雨轉入藤井工作室。這是關鍵性的決定，影響陳夏雨創作至深至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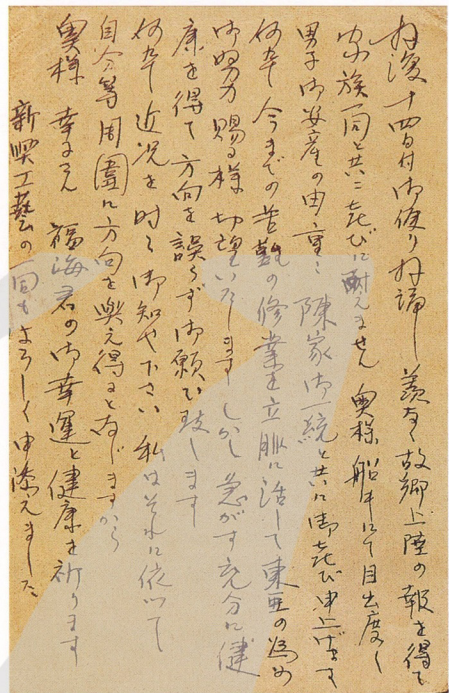


陳夏雨 乃木將軍（仿水谷鐵也作品）  
1936（20歲） 38.5×12×13公分



白井保春寄給陳夏雨的信。

白井在信中除了問候與祝福陳夏雨外，也勉勵他好好活用先前所修習的技藝。



## 藤井浩祐其人其藝

藤井浩祐，一八八二年生於東京神田錦町，父佑敬為一名細木工匠。一九〇七年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雕刻科，該年以「狩」一作參加第一回文展，至第九回文展，每年均獲入選。他的作品早期頗受比利時雕刻家穆勒（Constantin Meunier）以蒙斯地區的礦工為創作主題之影響，曾以坑夫做了一連串勞動者的姿態，「等待手推車的女坑夫」出品第八回文展獲第三獎，是他初期代表作。

他與朝倉文夫同為東京美術雕刻科同學，早期兩人角逐文展，成績常不相上下。從例屆文展所呈現的活潑氣氛中，可看到文展初期的作品乃融合了傳統木雕與歐洲的寫實風格，更有甚者，寫實的雕刻幾乎壓倒了傳統的木雕作品，這正反映了新時代的趨勢。

自從一九一六年脫離帝展進入院展派團體之後，藤井改以裸女為創作題材，陳夏雨進入他的工作室時，他已五十四歲，藝術地位相當穩固。



藤井浩祐  
等待手推車的女坑夫

●由於雕塑翻模、翻銅時需要助手，雕塑科教授往往在家中收學徒；日本師承制度又極嚴格，若非經過有力的推薦，名師是不肯輕易收徒弟的。初見陳夏雨帶來的數件作品，藤井已嘉許其才華，只是個性嚴肅沈默，不善於表露。

●在東京日暮里町藤井的雕刻室裡，陳夏雨一如前年在水谷那兒一樣，一方面勤勉學習，一方面侍師如父地照顧老師的生活起居。學院體制之外的這種師徒傳習方式，在今日社會中很難想像；然而經由日日相處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弟子



一九三九年，陳夏雨在日本製作辜氏肖像時所攝。

#### ■黃土水

黃土水是第一位入選帝展的台灣子弟，帝展在當時是日本最具權威的官辦展覽，也是台灣青年嚮往的藝術殿堂。一九二〇年，黃土水以取材自原住民孩童的雕像「山童吹笛」首次入選，轟動一時。



黃土水受召為久邇宮邦彥親王夫婦塑像，完成後合影。（約1924年攝）

往往更能體會老師的信念和作為，學習更為徹底，「一朝為師，終生為父」的情誼正是如此建立起來的。

●同門師兄對這位來自台灣、個性十分內向、木訥的師弟相當尊重。因為十五年前，來自台灣的雕刻家黃土水，四度連續入選帝展，後來被久邇宮邦彥親王召見並且御前塑像。這事蹟曾經轟動了日本雕刻界，不僅「黃君」聲名大噪，連帶地「台灣」這個遠在邊陲的殖民地，也成為不可小看之地。

#### 嶄露頭角入選官展

●當時的藤井在日本藝術界地位穩固，創作題材以裸女為主，作品尺寸不大。他一貫教導學生，雕塑創作不在體積大小，而在於傳達出所欲表現的神態、內涵。他審改學生作品十分嚴厲，譬如重心不正者，即勒令打掉重作；即使是平坦的基座，也必須仔細用手堆砌而成。

●「那時有三、四個學生合請一個模特兒，決定姿勢後就各做各的。過一陣子，再請老師看，老師通常會修正一些地方。和學院教育比起來，傳統師徒式的學習可以說非常自由。」陳夏雨並舉一例闡述藤井的理念：老師曾說，有的人咬了一口，就以爲他已經吃到了水果。事實上他並沒有嚐到水果的真正滋味。這句話的意思是，有人以爲做個粗胚就完成了作品，事實上根本還未進入雕塑領域。

●「我受老師影響最深的是誠實的工作



約二十二、三歲在日本的陳夏雨。

態度，以及日日求進步的精神……」陳夏雨每次提及日本受教時期，語氣充滿懷念，深深以師承藤井為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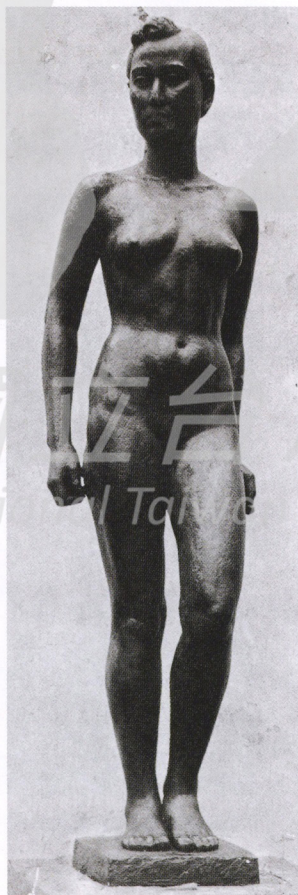
●一九三七年，改組後的新文展（原帝展）聘請藤井加入審查委員，他一反過去逃避帝展的想法，鼓勵學生提出作品。次年，二十二歲的陳夏雨以一年來所作最滿意的一件「裸婦」參加，果然一試即入選。這可是台灣赴日的學生中，入選官辦展覽最年輕的一位！日本和台灣的新聞都大加報導，對於非學院出身的陳夏雨而言，更是莫大的鼓勵與光榮。

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。

●一九三九年，費時二個月製作的「髮」，再度入選新文展。一九四〇年再以「浴後」三度入選。連續三年入選後，一九四一年獲得評審委員推薦，得以免審查出品的特權。年僅二十五歲而得此殊榮，陳夏雨回憶時說：「其實入選沒什麼啦。只是無鑑查的資格，比較意外。通常這個資格要獲得特選以後才

能得到，而我只是連續入選就拿到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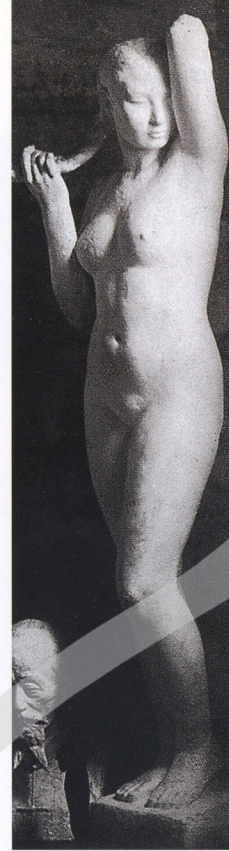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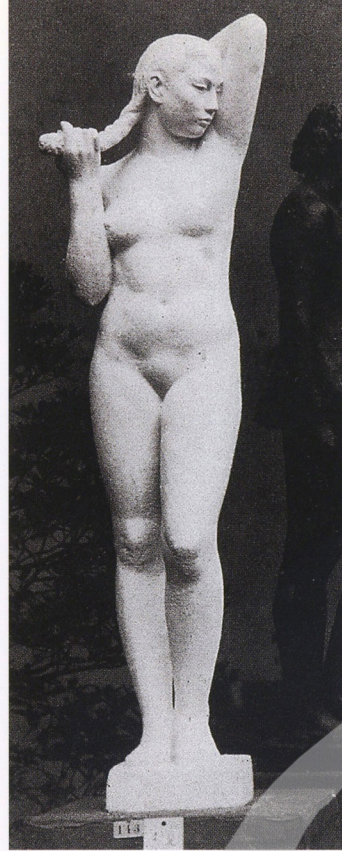
●在日本的聲名，早已飄洋過海地傳回了台灣。一九四一年第七回台陽展增設雕刻部，邀請他和另一位師事朝倉文夫的雕塑家蒲添生入會。當他一九四二年暑假返台時，有心的朋友們早已等候多時了。



陳夏雨 裸婦 1938 (22歲)  
第一次入選帝展的作品



陳夏雨 浴後 1940 (24歲)  
第三次入選帝展的作品



陳夏雨 髮 1939 (23歲) 第二次入選帝展的作品

## 成家與戰亂

●任台中中央書局經理的張星建，是一位熱情的文化支持者。打從陳夏雨入選新文展之初，他便義務擔任經紀人，替他安排為人塑像，代他收好訂金寄到日本。因此陳夏雨得有足夠的收入和師兄弟合資，僱請模特兒。

●陳夏雨每次回台必到書局，因而結識在書局擔任會計的施桂雲。她畢業於台北愛國高等技術女校，原本即打算赴日進入洋裁學校；一方面由於張星建有意撮合，一方面是施母看過陳夏雨頗覺滿

意，便勸說著促成了姻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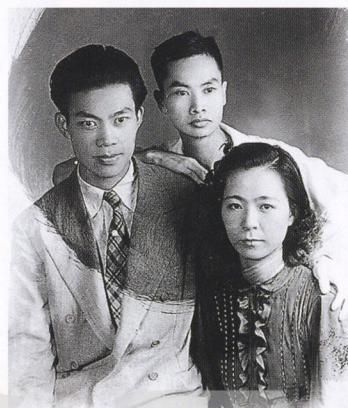
●帶著新婚妻子抵達日本，陳夏雨名正言順地搬出老師家，另外租屋自立門戶。而施桂雲初見先生娘，便被告誡著：「妳先生是個藝術家，妳就是要全力幫助他，不能再發展自己想做的事…」宿命似的，她從此認定丈夫和孩子是她生活的中心了。

●原本以為有了太太可以兼作模特兒，生活也有照應，正好安心從事創作；不料太平洋戰爭爆發，在一切支援前方作戰的政策下，半天被徵調去做軍用品，不能專心工作。施桂雲猶記得，她每天

排隊領取配給食品，盡量讓先生在家創作。長女幸珠出世時，先生依然埋首工作，她只好找了友人陪她到醫院去。

●「那時候，戰爭中，屋內的電燈上面都罩著黑布。他到晚上九點多才來看我，把出生嬰兒抱到電燈下面，仔細地看著，臉上露出了開心的表情……。」如今八十多歲的施桂雲早已忘卻許多瑣事，然而這一幕似乎深深烙印在她腦海中；而藝術家的執著與真性情，也在此表露無遺。

●一九四五年戰爭末期，聯軍大舉轟炸



約二十六歲新婚的陳夏雨（左）。

東京。他在日暮里町工作室的所有作品和資料全部燒毀。所幸前年完成的裸女作品因辜偉甫夫人欣賞而割愛，反而得以保存下來。

●八月，八年抗戰終於結束，日本無條件投降。在親情召喚之下，陳夏雨帶著妻子和女兒，於翌年五月搭上日本遣送台胞的最後一艘船回到故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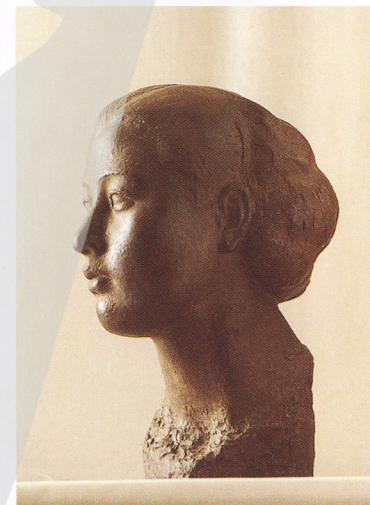


施桂雲雙手抱著剛出生的長女（約攝於1940年代中期）



和服腰帶的環扣飾物

婚後離開藤井工作室的陳夏雨，為了賺取更多的生活費，設計了許多種和服腰帶的飾物。這種木刻飾物後面有兩個鐵環，和服腰帶可以穿繞過去。在當時的日本，一個售價五十圓。



陳夏雨 婦人頭像 1939  
石膏原模 35.5×23×24.3公分  
以日本婦女為模特兒的這件作品，正面端莊而沉靜，側面特別優美。從頂上中分的髮際，接上飽滿的額頭，挺直的鼻梁，緊閉的唇和下巴又將臉部曲線圓滿地總結起來。另一側的髮髻線以及耳後的束髮裝飾，處理得貼切而自然。



陳夏雨 裸女之一 1944 石膏 54.5×18.2×12.7公分

裸女系列是陳夏雨最主要的創作，人體各種姿態及豐富的起伏曲線提供了多面向的探討空間。這件站立女像，雙手自在地握於背後，右腿直立支持身體重量，左腿彎曲而跨前。略微右傾的頭部、右手肘與腰際的空隙以及比左側更圓突的右臀，巧妙地調劑著右側身軀的直線構成。



陳夏雨 王井泉肖像 1941 石膏原模 34×21×21公分

此作與其他肖像相較，線條較多，未整理得大面明確而光滑，然而整體精神仍然鮮明，一種溫和的年輕面容。



陳夏雨 楊肇嘉先生之女兒 1941 銅鑄

29×16×16公分



陳夏雨 川村先生肖像 1940



陳夏雨 辜顯榮胸像 1940 62×42×34公分